

書 叢 人 萬

小城三日月

著 紅 蕭

行 印 屋 書 洋 鴻

書 叢 人 萬

月 三 城 小

著 紅 蕭

行 刊 屋 書 洋 海

1 9 4 8

一

三月的原野已經綠了，像地衣那樣綠，透出在這裏，那裏。郊原上的草，是必須轉折了好幾個灣兒才能鑽出地面的，草兒頭上還頂着那脹破了種粒的殼，發出一寸多高的芽子，欣幸的鑽出了土皮。放牛的孩子，在掀起了牆腳片下面的瓦片時，找到了一片草芽了，孩子們到家里告訴媽媽，說：「今天草芽出土了！媽媽驚喜的說：『那一定是向陽的地方！』」搶根柔的白色的圓石似的籽兒在地



上滾着，野孩子一升一斗的在拾，蒲公英發芽了，羊咩咩的叫，烏鴉繞着楊樹林子飛，天氣一天暖似一天，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。楊花滿天照地的飛，像棉花似的。人們出門都是用手捉着，楊花掛着他了。草和牛糞都橫在道上。放散着強烈的氣味，遠遠的有用石子打船的聲音，空空……的大響傳來。

河冰發了，冰塊頂着冰塊，苦悶的又奔放的向下流。烏鴉站在冰塊上尋覓小蟲吃，或者是還在冬眠的青蛙。

天氣突然的熱起來，說是「二八月，小陽春」，自然冷天氣還是要來的，但是這幾天可熱了。春天帶着強烈的呼喚從這頭走到那頭……

小城裏被楊花給裝滿了，在榆錢還沒變黃之前，大街小巷到處飛着，像紛紛落下的雪塊……

春來了，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個大暴動，今天夜裏就要舉行，人人帶着犯罪的心情，想參加到解放的嘗試……春吹到每個人的心坎，帶着呼喚，帶着轟惑……

我有一個姨，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戀愛了。

姨母本來是很近的親屬，就是母親的姊妹。但是我這個姨，她不是我的親姨，她是我的繼母的繼母的女兒。那麼她可算與我的繼母有點血統的關係了，其實也是沒有的。因為我這個外祖母已經做了寡婦之後才來到的，外祖父家，翠姨就是這個外祖母的原來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兒。

翠姨還有一個妹妹，他的妹妹小她兩歲，大是概十七八歲，那麼翠姨也就是十八九歲了。

翠姨生得並不是十分漂亮，但是她長得窈窕，走起路來沉靜而且漂亮，講起話來清楚的帶着一種平靜的感情。她伸手拿櫻桃吃的時候，好像她的手指尖對那櫻桃十分可的樣子，她怕把它觸壞了似的輕輕的捏着。

假若有人在她的背後招呼她一聲，她若是正在走路，她就會停下，若是正在吃飯。就要把飯盤放下，而後把頭向着自己的肩膀轉過去，而全身並不大轉，於是她

自覺的閉合着嘴唇，像是有什麼要說而一時說不出來似的……

而翠姨的妹妹，忘記了她叫什麼名字，反正是一個大說大笑的，不十分修篇幅，和她的姐姐完全不同。花的綠的，紅的紫的，只要是市上流行的，她就不大加以選擇，做起一件衣服來趕快就穿在身上。穿上了而後，到親戚家去串門，人家恭維她的衣料怎樣漂亮的時候，她總是說，和這完全一樣的，還有一件，她給了她的女姐姐了。

我到外祖父家去，外祖父家裏沒有像我一樣般大的女孩子陪着我玩，所以每當我去，外祖母總是把翠姨喊來陪我。

翠姨就住在外祖父的後院，隔着一道板牆，一招呼，聽見就來了。

外祖父的院子和翠姨住的院子，雖然只隔一道板牆，但是却没有門可通，所以還得繞到大街上去從正門進來。

因此有時翠姨先來到板牆這裏，從板牆縫中和我打了招呼，而後回到屋去裝飾

了一番，才從大街上繞了個圈來到她母親的家裏。

翠姨很喜歡我，因為我在學堂裏唸書，而她沒有，她想什麼事我都比她明白。

所以她總是有許多事務向我商量，看看我的意見如何。

到夜裏，我住在外祖父家裏了，她就陪着我也住下的。

每每從睡下了就談，談過了半夜，不知爲什麼總是談不完……

開初談的是衣服怎樣穿，穿什麼樣的顏色的。穿什麼樣的料子。比如走路應該快或是應該慢。有時白天裏她買了一個別針，到夜裏她拿出來看看，問我這別針到底是不是好看或是不好看，那時候，大概是十五年前的時候，我們不知別處如何裝扮一個女子，而在這個城裏幾乎個個都有一條寬大的絨繩結的披肩，藍的，紫的，各色也有，但最多多不過棗紅色了。幾乎在街上所見的都是棗紅色的大披肩了。

那怕紅的綠的那麼多，但總沒有棗紅色的最流行。

翠姨的妹妹有一張，翠姨有一張，我的所有的同學，幾乎每人有一張。就連素

不考究的外祖母的肩上也披着一張，只不過披的是藍色的，沒有敢用那最流行的寶紅色的就是了。因為她總算年紀大了一點，對年青人讓了一步。

還有那時候都流行穿絨繩鞋，翠姨的妹妹就趕快的買了穿上。因為她那個人很粗心大意，好壞她不管，只是人家有她也有，別人是人穿衣裳，而翠姨的妹妹就好像被衣服所穿了似的，蕪蕪雜雜。但永遠合乎着應有盡有的原則。

翠姨的妹妹的那絨繩鞋，買來了，穿上了。在地板上跑着，不大一會工夫，那每隻鞋臉上繫着一隻毛球，竟有一個毛球已經離開了鞋子，向上跳着，只還有一根繩連着，不然就要掉下來了。很好玩的，好像一顆大紅棗被繫到腳上去了。因為她的鞋子也是寶紅色的，大家都在嘲笑她的鞋子一買回來就壞了。

翠姨，她沒有買，她懷疑了好久，無管什麼新樣的東西到了。她總不是很快的就去買了來，也許她心裏邊早已經喜歡了，但是看上去她都像反對似的，好像她都不接受。

她必得等到許多人都開始採辦了，這時候看樣子，她才稍稍有些動心。

好比買絨繩鞋，夜裏她和我談話，問過我的意見，我說也是好看的，我有很多的同學，她們也都買了絨繩鞋。

第二天翠姨就要求我陪着她上街，先不告訴我去買什麼，進了鋪子選了半天別的，才問到絨繩

走了幾家鋪子，都沒有，都說是已經賣完了。我曉得店鋪的人是這樣瞞說的。表示他家這店鋪平常總是最豐富的，只恰巧你要的這件東西，他就沒有了。我勸翠姨說咱們慢慢的走，別家一定會有的。

我們是坐馬車從街稍上的外祖父家來到街中心的。

見了第一家鋪子，我們就下了馬車。不用說，馬車我們已經是付過了價錢的。等我們買好了東西回來的時候，會另外叫一輛的。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有多久。大概看見什麼好，雖然不需要也要買點，或是東西已經買全了不必要再多留連，也要留

連一會，或是買東西的目的，本來只在一雙，而結果鞋子沒有買到，反而囉里囉索的買回來許多用不着的東西。

這一天，我們辭退了馬車，進了第一家店舖。

在別的大城市裏沒有這種情形，而在我家鄉裏往往是這樣，坐了馬車，雖然是付過了錢，讓他去自由去兜攬生意，但是他常常還仍舊等候在鋪子的門外，等一出來，他仍舊請你坐他的車吧。

我們走進第一個鋪子，一間沒有。於是就看了些別的東西，從綢緞看到呢絨，從呢絨再看到綢緞，布匹是根本不看的，並不像母親們進了店舖那樣子，這個買去做被單，那個買去做棉襖的，因為我們管不了被單棉襖的事，母親們一月不進店舖，一進店舖又是這個便宜應該買，那個不貴，也應該買。比方一塊在夏天才用得的花洋布，母親們冬天裏就買起來了，說是趁着便宜多買點，總是用得着的。而我們就不然了，我們是天天進店舖的，天天搜尋些個看的，是貴的值錢的，平常時候，

絕對的用不到想不到的。

那一天我們就買了許多花邊回來，釘着光片的，帶着琉璃的。說不上要做什么樣的衣服才配得着這種花邊。也許根本沒有想到做衣服，就冒然的把花邊買下了。一邊買着，一邊說好，翠姨說好，我也說好。到了後來，回到家裏，當衆打開了讓大家批判，這個一言，那個一語，讓大家說得也有點沒有主意了，心裏已經五六分空虛了。於是趕快的收拾了起來，或者從別人的手中奪過來，把它包起來，說她們不識貨，不讓她們看了。

勉強說着：

「我們要做一件紅金絲絨的袍子把這個黑琉璃邊鑲上。」

或是：

「這紅的我們送人去……」

說雖仍舊如此說，心裏已經八九分空虛了，大概是這些所心愛的，從此就不會

再出頭露面的了。

在這小城裏，商店究竟沒有多少，到後來又加上看不到絨緹鞋，心裏着急，也許跑得更快些，不一會工夫，只剩了三兩家了。而那三兩家，又偏偏是不常去的，舖子小，貨物少。想來它那裏也是一定不會有的了。

我們走進一個小舖子裏去，果然有三四雙非小即大，而且顏色都不好看。

翠姨有意要買，我就覺得奇怪，原來就不十分喜歡，既然沒有好的，又爲什麼要買呢？讓我說着，沒有買成回家去了。

過了兩天，我把買鞋子這件事情早經忘了。

翠姨忽然又提議要去買。

從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，她早就愛上了那絨緹鞋了，不過她沒有說出來就是，她的戀愛的秘密就是這樣子的，她似乎要把它帶到墳墓裏去，一直不要說出口，好像大底下沒有一個人值得聽她的告訴……

在外邊飛着滿天的大雪，我和翠姨坐着馬車去買絨繩鞋。我們身上圍着皮褥子，趕車的車夫高高的坐在車夫台上，搖幌着身子唱着沙啞山歌：「喝咧咧……」耳邊的風鳴鳴的噓着，從天上傾下來的大雪迷亂了我們的眼睛，遠遠的天隱在雲霧裏，我默默的祝福翠姨快快買到可愛的絨繩鞋，我從心裏願意她得救……

市中心遠遠的朦朦朧朧的站着，行人很少，全街靜悄無聲。我們一家挨一家的問着，我比她更急切，我想趕快買到吧，我小心的盤問着那些店員們，我從來不放棄一個細微的機會，我鼓勵翠姨，沒有忘記一家。使她都有點兒詫異，我為什麼忽然這樣熱心起來，但是我完全不管她的猜疑，我不顧一切的想在這小城裏，找出一雙絨繩鞋來。

只有我們的馬車，因為載着翠姨的願望，在街下奔馳得特別的清醒，又特別的快。雪下的更大了，街上什麼人都有了，祇有我們兩個人，催着車夫，跑來跑去。一直到天都很晚了，鞋子沒有買到。翠姨深深的看到我的眼裏說：「我的命，

不會好的。——我很想裝出大人的樣子，來安慰她，但是沒有等到找出什麼適當的話來，淚便流出來了。

翠姨以後也常來我家住着，是我的繼母把她接來的。

因為她的妹妹訂婚了，怕是她一日的結了婚，忽然會剩下她一個人來，使她難過。因為她的家裏並沒有多少人，只有她的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祖父，再就是一個也是寡婦的伯母，帶一個女兒。

堂妹妹照理本該在一起玩耍解悶的，但是因為性格的相差太遠，一向是水火不同爐的過着日子。

她的堂妹妹，我見過，永久是穿着深色的衣裳，黑黑的臉，一天到晚陪着母親坐在屋子裏，母親洗衣裳，她也洗衣裳，母親哭，她也哭，也許她幫着母親哭她死

去的父親，也許哭的是她們的家窮。那別人就不曉得了。

本來是一家的女兒，翠姨她們兩姊妹却像有錢的人家的小姐，而那個堂姊妹，看上去却像鄉下丫頭。這一點使她得到常常到我們家裏來住的權利。

她的親妹妹訂婚了，再過一年就出嫁了。在這一年中，妹妹大大的闊氣了起來，因為婆家那方面一訂了婚就來了聘禮。這個城裏，從前不用大洋票，而用的是廣信公司出的貼子，一百吊一千吊的論。她妹妹的聘禮大概是幾萬吊。所以她忽然不得了起來，今天買這樣，明天買那樣，花別針一個又一個的，絲頭繩一團一團的，帶穗的耳墜子，洋手錶，樣樣都有了。每逢出街的時候，她和她的姐姐一道，現在總是她付車錢了，她的姐姐要付，她却百般的不肯，有時當着人面，姐姐一定要付，妹妹一定不肯，結果鬧得很窘，姐姐無形中覺得一種權力被人剝奪了。

但是關於妹妹的訂婚，翠姨一點也沒有羨慕的心理。妹妹未來的丈夫，她是看過的，沒有什麼好看，很高，穿着藍袍子黑馬褂，好像商人，又像一個小土紳士。

又加上翠姨太年青了，想不到什麼丈夫，什麼結婚。

因此雖然妹妹在她的旁邊一天比一天的豐富起來。妹妹是有錢了，但是妹妹爲什麼有錢的，她沒有考查過。

所以當妹妹尚未離開她的之前，她絕對的沒有重視「訂婚」的事。

就是妹妹已經出嫁了，她也還是沒有重視「訂婚」的這事。

不過她常常的感到寂寞。她和妹妹出來進去的，因爲家庭環境孤寂，竟好像一對雙生子似的，而今去了一個。不但翠姨自己覺得單調，就是她的祖父也覺得她可憐。

所以自從她的妹妹嫁了，她就不大回家，總是住在她的母親的家裏，有時我的繼母也把她接到我們家裏。

翠姨非常聰明，她會彈大正琴，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國的一種日本琴，她還會吹簫或是會吹笛子。不過彈那琴的時候却很多。住在我家裏的時候，我家的伯